

瑞象视点

当代摄影文丛 ① 施瀚涛 主编

身体·性别·摄影

上海文化出版社

RAY
瑞象视点
SIGHT

当代摄影文丛 ① 施瀚涛 主编

身体·性别·摄影

上海文化出版社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身体·性别·摄影 / 施瀚涛主编. -- 上海 : 上海

文化出版社, 2017.3

(瑞象视点·当代摄影文丛)

ISBN 978-7-5535-0619-7

I. ①身… II. ①施… III. ①摄影艺术-研究 IV. ①J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7675 号

书 名 身体·性别·摄影

主 编 施瀚涛

责任编辑 金 嵘

设计制作 金 嵘 黄 虹

责任监印 陈 平 刘 学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20

网 址 www.cshwh.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邦达敏奕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619-7/J.183

定 价 60.00 元

序

卷首摄影家

- 11 付 铮 沈祎：“我更喜欢‘暧昧性瞬间’”

议题与案例

- 31 塚原史 作为反符号的照片
47 阿比盖尔·所罗门-戈多 伯爵夫人的腿
95 扬·阿弗季柯丝 辛迪·舍曼：纵火焚屋
103 黄胤毓 论三岛由纪夫影像肉体论的内摄与官能燔祭
125 殷罗毕 月份牌与现代乌托邦在东方的日常呈现

随想与访谈

- 137 芭芭拉·德简维艾弗 美国的审查制度，或对艺术的恐惧与憎恨
161 郭力昕 阅读两份女体摄影创作
169 石塚洋介 解读当代日本摄影中的“男性裸体”
179 罗伯塔·麦格拉斯 女性主义、摄影和心理分析的视野
195 王词成 电子白内障

现时现地

- 207 朱洁树 一个关于女性寻求身体自主权的图像故事
223 庾 凯 那张照片怎么了？

RAY
瑞象视点
SIGHT

当代摄影文丛 ① 施瀚涛 主编

身体·性别·摄影

上海文化出版社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出品人 肖睿

顾问 顾铮 林路

目 录

序

卷首摄影家

- 11 付 钊 沈祎：“我更喜欢‘暧昧性瞬间’”

议题与案例

- 31 塚原史 作为反符号的照片
47 阿比盖尔·所罗门-戈多 伯爵夫人的腿
95 扬·阿弗季柯丝 辛迪·舍曼：纵火焚屋
103 黄胤毓 论三岛由纪夫影像肉体论的内摄与官能燔祭
125 殷罗毕 月份牌与现代乌托邦在东方的日常呈现

随想与访谈

- 137 芭芭拉·德简维艾弗 美国的审查制度，或对艺术的恐惧与憎恨
161 郭力昕 阅读两份女体摄影创作
169 石塚洋介 解读当代日本摄影中的“男性裸体”
179 罗伯塔·麦格拉斯 女性主义、摄影和心理分析的视野
195 王词成 电子白内障

现时现地

- 207 朱洁树 一个关于女性寻求身体自主权的图像故事
223 庾 凯 那张照片怎么了？

序

这本文集有两个来由。其一，2010年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顾铮和林路先生主编的《摄影·社会·空间》和《上海·影像·都市》两本文论集。原来编者的想法是“以比较纯粹的态度来讨论摄影”，出版一套“具有一定连续性的丛书”，但是由于出版社人员变动等原因，这个系列的出版被过早地中断了。2013年，当这一计划的两位始作俑者与瑞象馆馆长肖睿先生相聚畅谈的时候，不禁再次念及几年前的那个美好愿望，于是肖睿决定由瑞象馆来提供支持，再续出版计划。其二，2015年，瑞象馆推出了一系列与“身体”、“性别”话题相关的展览、讲座、工作坊等活动（这一系列活动所积累下的文本将在不远的将来另外结集出版），而出版一本相同主题的文论集也是这个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通过选编一些重要和有趣的文章，来进一步探究摄影及其图像是怎样卷入到“身体”和“性别”的话题之中的。因了以上两个原因，两年前开始了本书的约稿和编辑工作，并将其定为“瑞象视点·当代摄影文丛”的第一辑。其间由于种种原因，出版工作推进缓慢；但到了今天，终于如愿与读者见面了。

关于“身体”和“性别”的讨论从上世纪中期开始逐渐成为当代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核心话题。它们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概而言之，是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当代人所面临的身份困境，以及

新的身份认同的构建。而同样在 20 世纪之中，摄影技术，以及静态和动态摄影图像的生产和传播，在改变人们观看经验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参与了人们对于自我的认知和塑造的过程。可以说，“身体·性别·摄影”的话题所蕴涵的正是人们与生俱来所好奇的关于自我的哲学命题和一种基于新技术的观看方式之间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在本文集中，阿比盖尔·所罗门-戈多的“伯爵夫人的腿”一文甚至将这个话题带回到了摄影发明初期。文章从卡斯蒂格里奥尼伯爵夫人在 1850 年代往后的 30 年多年时间里与摄影师合作拍摄的 800 多张照片入手，探究了伯爵夫人怎样通过照片来塑造和观看自己的形象，以及这一看似自主的自我探索的背后所隐含的各种左右女性身份和形象的意识形态力量。该文还引入了当时英法芭蕾舞变革，以及在舞者、交际花、妓女之间耐人寻味的模糊边界，为伯爵夫人所追寻的女性气质提供了更大的社会乃至政治经济背景。与伯爵夫人有着类似主动出演行为的，还有三岛由纪夫与许多日本著名摄影家和电影导演之间的合作。台湾学者黄胤毓在这些由三岛主动出演的形象中所看到的，是印刻在一位 20 世纪中期的日本作家心底深处的各种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形态；而在摄影机注视下的身体则成了这些力量争相表现的舞台。如果说上述两篇文章谈的是被摄者的主动表演的话，那么在罗伯塔·麦格拉斯所写的爱德华·维斯顿的女性人体摄影，郭力昕所介绍的当代台湾摄影中的一些女性形象，以及殷罗毕所做的月份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更为丰富的由摄影师和媒体所开展的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或者将女性身体更为符号化地整合进其他的价值观念论述，甚至商业营销的过程。而作者们则从社会历史、心理分析、文化研究等批评性理论的角度对这些过程和现象

展开了透彻的分析和讨论。

巴特勒曾将性别的实质描述为一种表演性，在上述文章所谈及的摄影案例里，被摄者和摄影师所做的正是一种看似主动的表演，但其结果往往是在各种关于性别和身体的观念制约下的不自觉的被动出演。在本书所收录的另外几篇文章中，当代摄影家和批评人则具备一种更为自觉和反省的意识，他们以看似被动的人物形象去表达主动的对于各种社会规约的挑战。比如扬·阿弗季柯丝写到的辛迪·舍曼，她的作品或者是在迎合电影和媒体对于女性形象的想象，或者是以令人不适的画面触碰关于生殖器的观看禁忌；这些典型的在虚构与真实之间的舍曼画面，看起来“几乎不受政治正确的庇护”，但却更为直接地“揭示了色情再现的政治”。而在石塚洋介的文章中，作者介绍了日本当代摄影中的男性身体表现的现象。他将这一现象放在观看政治的语境下加以分析，并视其为“男性霸权的瓦解，被压制的一边剥夺了既有的权力，成功推翻一种剥削关系”。庾凯的文章“那张照片怎么了”，引用了一系列普通人和摄影家的自拍或者家庭亲密照片，同样是对自我和身体的观看，但它们却与“伯爵夫人”在照片中的精心出演完全不同。尤其是在今天网络世界的环境中，这种更为自由的观看和捕捉承担起拍摄者对身份的寻找、亲密关系的探究，甚至精神上的疗愈。本书还收录了一篇特殊的文章，“美国的审查制度，或对艺术的憎恨与恐惧”，作者是去年刚刚过世的芝加哥艺术学院摄影系的前系主任，艺术家芭芭拉·德简维艾佛。作者从其个人与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一段纠纷说起，同时结合她自己当时正在进行的堪称极端的介入式创作，深入揭示了体制和社会习俗怎样借用“有害的色情”、“法律”和“政治正确”等一系列话语，来约束人们对于身体、性别的讨论，以及对于艺术家

自由创作的压制；其中的诸多观点读来发人深省。

其他几篇收录于文集的文章同样具有特殊的视野和角度。本书开篇对于上海青年女摄影家沈祎的访谈，属于“卷首摄影家”栏目。我们将在每辑的这个栏目中，配合当期的主题找到一位本地摄影家，以访谈的形式对其做一个较为深入的介绍。沈祎的创作和工作经历涉及了诗歌、摄影，以及电影评论等多个领域，这个访谈将使我们看到一位游走于不同艺术语言之间，又具有批评目光的女性摄影家所具有的敏锐的感受力，对图像的捕捉和组织能力，以及对于摄影、艺术和艺术家身份的思考。著名日本学者塚原史的“作为反符号的照片”尽管与“身体”和“性别”话题并不直接相关，但是他对于摄影本身的符号特性所做的深入分析，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媒介在参与讨论这些与身份相关的话题的时候，实际上所承担的角色。而王词成的文章“电子白内障”可以说将本辑主题的视野做了进一步拓宽。他不仅赋予摄影设备本身以“身体”的身份，从而更新了“摄影观看”的概念——这也是对今天人类的感知能力借由电子技术得以增强甚至取代的境况的及时回应，同时更通过一系列有趣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器官和感知的延伸过程中所具有的局限性。这对那些期待以科技来逐渐超越人类生物性局限的梦想的人来说不啻为一种幽默的提醒和揶揄。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本书收录了上海青年文化记者朱洁树所撰写的《夺目的看板》一文。这篇在本书编辑初期即邀约的稿件直接促成了瑞象馆2015年5月的同名展览。文章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一系列女性行动主义者的社会介入项目为背景，考察了照片、图像在他们活动中所起到的叙述、动员和传播作用。这些艺术家和行动主义者的“创作”手法本身丰富多彩，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所拥有的，将图像用于声张权益诉求和性别政治观念的自觉意识，以及他们对网络和社交媒体这些当代图像所依存的平台灵活调动。如果说上述其他的创作和批评案例依然是在摄影、图像、符号、艺术的本体中所展开的“身体”和“性别”讨论的话，那么他们的工作则打破，同时也激活了图像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积极而直接运用。

这里选择的13篇文章应该说只是从部分角度对“身体·性别·摄影”这个话题所展开的讨论。我们对这系列丛书的每一辑内容并不期待一种系统性，重要的是希望读者和同行能通过一些重要的写作和艺术创作，及时了解当代摄影和图像领域中的现象和话题，引发相应的思考。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过程，若能激发更多更新的严肃讨论和研究，我们将无比荣幸。最后再次感谢本书所有作者和译者，以及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罗英和金嵘老师，感谢他们为此书所付出的辛苦工作和巨大贡献！

施瀚涛

2016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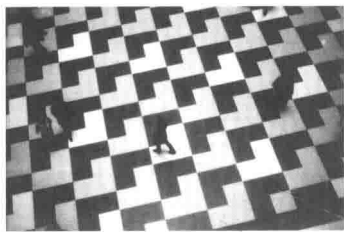
卷首
摄影家

首卷

寒涼賦

沈祎：“我更喜欢‘暧昧性瞬间’”

文 / 付钊



谈谈最初是怎么开始拍照的？

我父母都很喜欢拍照，而且用的是胶片相机，这或许是那一代人的生活方式。那时候年轻男女约会的时候都带着海鸥双反相机，女生拿本书或者撑把伞，行走在公园里，男生拍照。照片对他们来说是很有人情味的。我记得每一次旅行时，我母亲都会拿着一个柯达傻瓜相机拍。我十几岁那一年，去深圳动物园玩，和栓着的老虎合影，我胆子很大，别人都站在一边，我直接骑在虎背上，把我母亲吓死了，我估计她手一直在抖，结果那一卷胶卷都拍坏了。回来冲印出来的照片都是糊的。但想想也很有意思。

我自己最早有意识地拍照是在大学。一年级时我们专业去绍兴一个水乡采风，那时候我用的是 Olympus C5050z，一台半专业的数码相机，还是从我母亲的办公室借的。清晨，美术老师带我们去一个老茶馆拍照。我喜欢抽象的东西，比如煤球炉里面那种时而蓝时而黄的火焰，还有斑驳墙面上被蒸汽覆盖的老钟。美术老师看到了非常兴奋，他觉得我和其他同学所拍的小桥流水类的风景截然不同。那一次的鼓励对我很重要，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很清晰的创作意识。

第一年的暑假我们又去了安徽宏村采风，同样也是用 Olympus C5050z，在黄山我好像拍了一些更“正规”的东西，总之不纯粹是“抽象画”了，而是对光影、色彩、结构有了更明确意识，同样亦受到美术老师很大的鼓励。那次采风对我意义很大，我开始对摄影感到兴奋了，而且我对“美景”有了“贪恋”，总是想把它们记录下来。我感到它们是美而易逝的，摄影似乎可以帮我保存它们。黄山回来之后我算是真正开始拍照，我母亲把我的作品给她大学的摄影老师看了，那位老师看完之后，送了我一台海鸥 DF300，全手动单反，一个 50mm，F1.8 的定焦头，还送了我很多黑白的乐凯胶卷。我就稀里糊涂开始拍胶卷了，之后几年再也没用过数码相机。



对胶片的冲洗有什么心得？

我大四去香港读书的时候选了一门暗房课程，除了自己冲洗，放大，还玩各种暗房技术。在暗房里，为了一张照片，可以做很多尝试。看到那些化学药剂之间微妙的关系，最后像变魔术一样显现你捕捉到的影像——而且你自己就是时间的魔术师，这种感觉很奇特，以至于魔术“变砸了”也是一种特别的经验。那时候也明白了：只会按快门的摄影师不是一个真正的摄影师。回到上海，胶片都送到店里去冲了，结果时好时坏。这有点相当于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去抚养，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所以这一方面，我很惭愧，也因此不敢自称是一个真正的摄影师。尤其现在，冲印店也不如几年前那么认真了，为了追求快速，冲扫都很模式化。因此我更敬佩那些自己拍照，自己做暗房的摄影师——只有在暗房里呆过，才算真正完成摄影的仪式。



我的第一卷乐凯胶卷是送我第一台相机的那位摄影老师帮我手冲的，冲得非常好（无形中也是对我极大地鼓舞）。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张照片是在来福士的商场里，从高处往下拍，来往的人影定格在地板的格纹里，好像一盘棋上的棋子。第一卷里我还拍了家里花瓶里的花，用一只手举着台灯打光，另一只手拿相机拍，花在前景，背景是花影打在墙上。其他还有上海的老洋房，公园里的游乐场等场景。那一卷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也让我一下子对胶卷的颗粒感着了迷。很可惜，现在乐凯都快停产了。

当时 DF300 有自动档吗？需要光圈速度相配合的是吗？对焦要靠自己吗？

全手动档。虽然自带测光，但那个测光不太准，对焦、光圈都自己调，需要慢慢摸索。我刚开始不懂，拍的时候都用 1.8 的光圈，景深都很浅，但巧在都在昏暗的条件下拍，拍出来的感觉特别好，有一张拍老洋房的门，拍出来显得很鬼魅。但后来有一次去海边旅行，全是大太阳下拍，就过曝了，我才知道原来光圈可以调的啊（笑）。

在你的照片里，很少看到大场景。我发现你很有一种自觉意识，我很好奇你这种自觉意识来自何处，就像你说的大多数同学到了郊区都会拍些村庄什么的，而你选择的对象很不同。

这些年我一直在试图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性格，我发现自己骨子里有悲天悯人的一面，所以对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被遗弃的、多数人不会关注的东西有种“爱怜”。或者用一种文艺点的讲法：它们在角落里呓语，被我听见了。有段时间，我因为工作关系几乎都在走固定的几条街道，有趣的是，每天我都能看到一点点的变化，比如多了一个破沙发，多了几块西瓜皮，橱窗模特